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日）

成都新聞

第伍陸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少城 聚豐園 啓事

本園營業廿餘年饌肴精美有口皆碑現值新生活運動中爲以銀價飛漲本園爲歡迎顧主特將席價照原價每棹減少二元以酬雅意暨以大洋交易渝卷照市折合當此秋景良辰正宜飛觴賞菊本園地濱荷池花木在望且座位雅潔並可隨意配菜諸凡宴客結婚無不適宜至於招待週到尤屬餘事也

智育影院

十一月十七日起映

北平大觀 自殺合同

大光明

午場 默片 濟公活佛
晚場 聲片 海上一枝花

黃金窟 售店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皮鞋舖內

定十二日起特別歡迎顧主二樓南土大杯三角小杯一角五仙三樓建南土大杯三吊小杯二吊當此金風漸厲之秋正是對燈消遣之時且煙味濃香煙價經濟煙量增加諸君試臨包使滿意

獨光汽車駕駛修理專修社招生

社址提督中街卅四號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再者凡在各代設處報名者尋速來取志願書等爲荷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册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姨太太外史

滑稽香艷小說

全一册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除舊佈新

亞光文化社賃閱書報雜誌小說一回取費部亦不另取賃資一月五角以四十次足數書價爲額社址春熙路財政廳對門

隨齋隨記（續）

聽說：一個人死後，最低廉的棺材衣服炭屑石灰以及扛舁埋葬等費共需五十元。那末，可見一個人，至少要有五十元財產，將來方可不叫他人受累。

一個人成長後，吃祖傳財產，便是不長進。吃父親母親的，也很慚愧，在親友家中做寄生蟲，那更無恥了。

婚喪喜慶的禮物，很可以表示中國人的太沒實際。

金本位的日本，銀行不叫金行，也稱銀行不通。

鬼夫妻（續）

奇情小說 笑俗

施主服之，旣陰魂永聚不散，且又子孫延綿，惟切記毋與世人多來往爲愈矣，於是探袋出金丹共十四粒，囑生與女分七日各服其半，生喜極授丹，方欲叩謝，而僧已渺，感激之餘，遂與女膝地望天禱拜爲謝，七日後，生與女覺服丹後果精神煥發，乃遵僧敎，盡歇所業，挾資偕女歸家，都見母，母驟覩生，驚喜欲狂，生乃泣訴死後顛末，母聞之，亦伏地爲生拜謝神恩，翌日，生母偕兒媳親詣胡家，盡述所以，胡翁夫婦謂實家山有福，因具果肉焚香祭拜宗祖，念鳳嫺歸生有年，米已成炊，遂擇吉以女妻生，以正名義，喜日設筵歡飲親朋，知其事者，莫不嘆稱世所罕見，時東鄰子聞其事，（未完）

賽金花訪問記（續）（八）

問：『那時候大概你是很忙吧！』

答『忙極了，那時候許多中國人都來找我，我？有許多事要辦，都由我轉達。死特西有許多事要辦，也由我來轉辦，當時候懂得德文的人太少，雙方面的事體，都弄到我的身上，所以我三兩天總是要跑居仁堂的，我實在是可說死德西的一個翻譯官。』

問：『那皇宮裡面的珍寶，你必看得很詳細了。』余帶着笑這樣說。

答：『看哪，那時候我要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我倘使也是像別人這樣隨便取，我這一輩子難道還要担心？可是，母親不願意，我也不願意去拿。』

……（未完）……

小報大事記

▲廣州十六日電我軍昨在延壽殲除共匪主力俘獲無算除電致余軍長等祝捷外特此電告第十五分部執行委員會叩銑（十六）印

▲日內瓦十五日路透電今日鴉片煙顧問委員會發表一報告稱中國最近呈報國聯之嚴禁販賣鴉片及麻醉品條例其中有凡非因醫病而以嗎啡注射他人者處死刑新條例意在于六年後即停止吸食六年之內凡年高癮深者准于憑執照購食云

詞，屆歲考，題係『子曰，赤之適齊也，至與之粟九百辭，』生援筆立就。文曰：『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好逸行，自古道，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豪華公子休提起，且表爲官受祿身；爲官是非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案出置劣等。

博士信箱

玉洪題

（問）那一種人底臉皮最老？不怕難爲情，有沒有藥醫？（陳酒）

（答）像我這種人，臉皮最老，不怕難爲情，竟無藥可醫。

（問）鄙人宿舍，靠近某里，每晨五時，我們尚在酣睡之際，輒被該里的糞夫高呼『倒馬桶』聲所驚醒，殊屬可恨，欲起身驅逐之，但恐不合法，不知該用何種手段對付？（討厭人）

（答）搬到有抽水馬桶的人家旁邊去住。

五月不食 毫無病容
象山少女怪病

（象山通訊）象西溪裏地方賴丙南之甥女李玉佩，縣南大溪頭人，幼讀書，談吐風雅，貌亦楚楚，不意自五月以來，長日不食，祗啖瓜果少許，而面色毫無病容，工作亦如往日，惟每夜酣臥時，則口空嚼不止，喚醒問之，云有人與以極美味食品，亦不詳其何物，人咸怪之，

小舞台

改良鸞夢

陳淑仙驚夢本事

淑仙本潔身自愛之好女子，何堪受此摧殘，乃復折回廣漢縣，似欲鳴冤報仇者，牽因女兒心理，羞憤難出於口，無已分緘家人與其友輩，隻身於夜間。至漢州公園內投井自盡，嗟乎，此大好有爲之青年，遂長埋於一泓清水中，而某某者現仍逍遙法外，未聞官府施以若何裁判，淑仙芳魂有知，悲痛奚如，個子有感於此，而撰是劇，今將淑仙絕命詞錄於下，以作左證，詞云

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因禍及，失身戎馬間，應當自殺死，不作無志男，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濠當洪流，激烈摧心肝。

（旦扮陳淑仙陰魂上唱門匠）雨絲風片（幫腔），嬌步軟。（旦上唱）杜鵑啼徹夜光寒。奔波終霄幾曾慣。傷心怕見舊家園。老爹爹。行商中江縣。戴月披星撫弱男。母親娘。戒齋無非。復將彌陀唸。也爲佑深閨女紅顏。姐敎梳粧勤拈線。嫂課字義釋煩難。（未完）

▲噴飯集（二）（續）

相傳一秀才喜看盲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集（227）

第二回 古寺夕陽多冷紅留客 江城寒雨滿芳草懷君

也聽見這病房內。先還有人高聲說話。到後來。祇剩下王伯年的哭聲。覺得有些不對。聽看護婦說。同那外國醫生來在病房。看了又是一驚。祇見房中二十餘隻紙匣。東抛西散。甚麼綢花衣料。蒙頭結婚紗。高跟皮鞋。擲得滿地皆是。沙發旁。更灑散了一地存款摺。支票簿。王伯年倒在一隻沙發裏。抱頭號啕。大哭不止。陳達夫還不知他們如何竟自決裂。便去坐在他身旁。安慰他道。王先生。請你止一止慟罷。金小姐陪你說了好久的話。怎麼倒勾起你的悲傷。你們經此會談。理應前嫌盡釋。快慰之不暇。何以又傷心落淚。一至於此。王伯年仰起頭來。滿面流淚。手拍着膝蓋。哭道。金小姐她一怒走了。這一去。更不用打算挽回舊情。她斬釘截鐵說了一篇瘋話。她。她瘋了。陳達夫吃驚道。她瘋了麽。她說得都是甚麼。害你這樣難過。你怎麼放走了她。王伯年將金英的話。說與她一聽。又帶了哭聲道。她說的兩條要件。簡直想入非非。等於活活的要我的性命。試想我服官三載。作過縣知事。作過省主任。辛辛苦苦。到了如今的地位。總算我不容易。手下的動產。也是一滴血一滴汗。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二章 我不能累你

剛才你說禍從根上起這句話。說得很是不差。本來這禍根是從我起的。我。一則因爲不知道他就是我的同胞骨肉。二則我的性子實在太壞。只爲自己要去賭錢。他向我流淚哀求。我以爲他是存心給我不吉利。非但不允借錢。反倒將他怒罵了一頓。又該死的打了他一吓。嘴巴子。這才加重。他的悲哀。痛忿。在無可如何之下。要救一家人性命。才逼得他去拿小寶寶身上的金鎖。才逼得他造成這樣的亂子。可是小姐的死。他委實不能算是凶犯。我現在受了良心的譴責。情願懺悔自己的罪惡。情願代替我姐姐受罪。不問要殺要剮。都由我一身承當。只求大帥開恩。放我姐姐回去。劍英說到這裏雙膝一屈。便向錢督辦面前跪了下去。接着兩行珠淚。也就像白練似的往下一掛。同時嗓子也便硬着了。莫有說完的話兒。在也說不下去。雙手向錢督辦膝上一伏。枕着腦袋。嗚嗚咽咽的傷心痛哭起來。背後站着的趙大媽。大寶。也被劍英那一席話。說得早在那裏流淚。此刻又見劍英那末一傷心。更止不住淚如泉湧。大家別轉身子。用袖口掩着臉兒吞聲飲泣。滿屋子頓呈了凄慘景象。錢督辦再也想不到他的七姨太太。會有這麼一來。一時慌了手足。連忙丟了雪茄。雙手去扶他道。噎。噎。劍英。劍英有話好說。有話好說。幹嗎幹嗎要這樣兒呢。唉。我的太太。有話好說。何必這樣哭哭啼啼的。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價▶

小舞台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本日演唱城隍娶妾
每位票洋二百文
全月包洋三角

眼病福音
眼科聖藥「醫耶明」爲福建省天佑堂秘製之品早已馳名全國無論何種眼病眞有藥到病除之功又瘡症良藥一克瘡哥一無論各瘡擦之立愈現爲普救病家特在四川分銷並本堂代售現已由申交速不日抵省特先披露請病家注意
成都植記天佑堂啓
住上北打金街一〇三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士痣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天成□□
住青石橋北街
時逢四週紀念
專辦最高川滇各土現已攏普價廉物美外有折扣歡迎來頭長香味好各界諸君請來試一吓

轟動虐婢案
附像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計分十幕幕次如左
第一幕 逞威 二 施刑 三 棄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命 八 遊殿 九 懺悔 十 冥判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六回 神童子夜盜五寶帶 大力將酣戰鬪羅峽

兩祖孫又秘密商量了一陣，蕭雲方才插了單刀，復向鄭鼎宮裏來，蛇伏在瓦槽裏，偷偷窺瞧，只待蕭芳動手，蕭雲便好下去刦取寶帶，鄭鼎也知道蕭雲必不甘心，今夜必定仍要前來盜取五寶帶，故爾仍命刺利都堆羅等，照舊防備，自己仍高據寶座，歡呼暢飲，蕭雲看在眼裡，心中好生憂鬱，似這般樣兒，如何盜得着五寶帶，想尙未了，猛見後宮火起，知道他爺爺已經得手，急拔出刀來，專候鄭鼎動靜，只要鄭鼎動搖，便可乘機刦取五寶帶，蕭雲準備停妥時，早有護衛來報鄭鼎言說後宮火起，請天王定奪，鄭鼎更不答話，在案左拔了支令箭在手，擲向金剛豹道，金將軍，可傳孤令箭，命三營六哨，虎賁龍驤，禁軍巡卒，休得擅動，違令者聽斬，金剛豹喝了個肥喏，綽令去了，鄭鼎方才向那護衛道，爾可傳孤口詔，所有後宮護衛，迅速將火撲息，若在半刻時，能將後宮飛火撲滅者，孤重賞五千白銀，若纍延時刻，無故擾亂者，號令轅門，法不辜寬，那護衛謝恩去了，後宮火勢，雖東竄西伏，黑烟直冒，但屯在後宮外軍士，俱皆晃若無睹，仍然荷戈左右巡查，毫不懈怠，更毫不驚惶，那刺利都堆羅，同鄭鼎，却都鎮靜異常，仍後宮燒得嗶嚦剝落，鄭鼎仍是笑容滿面，飲着羔酒，蕭雲先前看見後宮火起，只道鄭鼎必要驚惶，命人四處救火，蕭雲便好借着紛亂的當兒，下去刦取鄭鼎寶帶，那裡曉得這調虎離山計，早被鄭鼎識破，前面宮殿的衛士，不說絲毫未亂，更要還加緊巡查，蕭雲握着那化鐵刀，眼睜睜的瞧着下面，兀自下去不得，蕭芳在後面放了火，只道蕭雲已乘機得手，便逕到前面來，見着蕭雲依舊伏在瓦槽裡，動也未曾移動，在看着鄭鼎時，依然在一口口飲着羔酒，蕭芳肚裏不由連珠價叫起苦來，蕭雲在左右巡梭了幾道，都莫縫兒可入，蕭芳欲待再施巧計時，晨雞又已啼遍，眼看着第二夜，已隨着夜神走去，蕭芳蕭雲，只好垂頭喪氣，復回使驛，第三夜，也未成功，鄭鼎心裏好生歡喜，只有兩夜工夫，蕭芳祖孫，即將完全失敗，不想這個賊祖宗，今夜也會跌到我鄭天王手裡，第四日，便大擺酒筵，徧邀諸臣同飲，並及蕭芳祖孫，蕭雲三夜未盜着寶帶，早已氣餒，只激得怒火中燒，無處發洩，那裏還肯去赴鄭鼎筵宴，唯有蕭芳，仍是嘻哈大笑的，去大吃大喝，筵間更不提起盜帶一事，鄭鼎問及，蕭芳只支吾不答，鄭鼎也只道他三夜盜不着寶帶，自己含羞，也便未深究，直到夜裏，鄭鼎正安排着酒筵，復命金剛豹等，加緊巡邏時，却猛聽宮殿上噎的一聲響，似落葉般，墜下一個人來，那火球照耀得明白，正是數次盜帶未獲的神童子蕭雲，但見他今夜怎生打扮，頭上挽了兩個冲天髻，絲帶飄搖，身穿了件密扣中人打衣，腰束鸞帶，下着紅紬底褲，白襪青鞵，多耳芒鞋，生得面如傅粉，目若朗星，紅唇白齒，虎頭燕額，背上橫背着一柄寶刀，出匣處，寒光四濺，刀靶上嵌着七星紅綾線繞，鄭鼎猛見蕭雲躍了下來，不覺大吃一驚，金剛豹早倒曳臥爪鎚，準備厮殺，刺利都堆羅，也立了起來，眼睜睜瞧着蕭雲，蕭雲却雙手一拱，高聲笑道，鄭伯父，我服你，我服你，我來了三夜，都勞而無功，算了算了，我也不盜五寶帶了，特來向伯父請罪，鄭鼎聽說，方釋疑慮，也不由哈哈笑道，蕭雲賢姪，你也未免太自負了，雖要曉得爲伯這座鴛鴦島，不說是賢姪一人，便是有賢姪十人，也休想將這五寶帶盜走，鄭鼎一面說，一面擧離坐位，双手取下五寶帶，交與刺利都堆羅，方才下階來，握着蕭雲的手道，賢姪弃波數夜，且來飲幾杯淡酒，活活身子，蕭雲笑道，姪兒魯莽無知，開罪伯父處，伯父尙要海涵，鄭鼎大笑道，賢姪說那裏話來，想你祖父，同爲伯居大安數載，生死相顧，舊情可戀，此亥賢姪雖冒昧從事，但爲唐軍衆將出力，爲伯又何能過責，賢姪如此英勇，爲伯正欽佩不已呢，

玉獅帶預約 定本月底截止
本書一二三集印至晏麟後金殿大封官止都一百回三十餘萬言仍大字用粉白厚紙精印兩集定價二元預約減半定本月底截止定下月底出書愛閱本書者請速來訂書額無多滿數卽止回目按日披露
第四十七回 寶篆留殘蛇穴驚艷迹 丁斗齊鳴魔窟展雄威

大明廿七俠

一九七

第五十二回 義僕懷忠偏遭嫉妒 文士避雨巧遇强梁

後來問甄生員，甄生員也是這般說，連這兩個兇手，也自己招承的，龍公點了點頭，將手一擺，二人起立，站在一邊，龍公喝道，白仁白義，你二人因何謀害甄生員，從實供來，二人叩頭道，小人實不敢爲非，方纔這兩個地保的伙計，以及甄生員所說的話，幷不確實，小人弟兄，實係寃枉，龍公便問甄生員，昨日怎麼到龍王廟，他二人用何物行兇，賢契可曾帶什麼値錢的東西，在晚間甚麼時候，甄士隱打了一躬道，啓稟大人，生員昨日到此地親戚家飲酒，晚飯後卽便回去，不料走了沒多遠，忽然下起雨來，生員因知前面有座龍王廟是以三脚兩步，奔到廟中避雨，走到廟內，還未坐定，忽然廟門背後，鑽出兩個人來那時生員吃了一驚，問二人是誰，二人道，你不是甄士隱嗎，生員應了個正是，回問你倆呢，他兩人不答，一邊一個走，便過來要動手，生員大呼救命，他倆說，姓甄的，你休在夢裡鼓裡，咱倆是奉人之托，得人錢財，與人銷災，你死在陰司地府，休得怨咱哥兒倆，說着話，即拔下背上刀來，生員那時已是驚駭暈倒，以爲准死，那知他倆并不曾傷着生員，反而給人綑在廟內柱上，那人將生員喚醒，命生員喚地保送官究辦，生員定了定神，要問他的話時，那人已飛也似的出廟去了，生員追出去看，那裏有人，祇見陰雲已散，皓月當空，回轉身來，詰問二人，他倆除求饒之外，別無他言，生員等到天明，路有行人，方纔央懇人去找保正，保正沒來，却相煩這兩位來了，龍公聽罷這番話，心想這個救人的好漢，莫非就是烏義士麼，看光景甄生既未帶値錢東西，他倆人明言受人之托，這分明另有情節，便說甄生，你平時可有什麼怨家嗎，他倆和賢契認識嗎，甄士隱躬身道，公祖大人，晚生窗下讀書，與人無名利之爭，從未和誰結過怨，龍公道，賢契怎麼出外幷不曾帶僕役因甚要黃夜回去，家中上下有幾個人呢，甄士隱稟道，晚生家中，祇有一妻一婢，一個老媽，兩個男僕，一個男僕在前日請假回去，現在祇有一個男僕在家，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九五

第八回 進繡房約掛髮髻 接長吻咬掉鼻子

忽又聽老南瓜笑道，到底你是個博士，眞是識貨，一見面就說我是健康美，不是誇口的話，這條街除了我，誰敢坐頭把椅子，樣子硬是美貌已極，你看嘛，眼睛未必不是眼睛嗎，你總不會把眼睛認成鼻子呀，你王博士眞會看，一樣一樣的看，敢說樣樣都生得好，有些人，不會看，反說我不好，眞是氣的死人，說着用手臂勾住王洪順的頸項，要與他接個長吻，王洪順這時，心裏好生着急，只是計劃脫身方法，連老南瓜說的話，一句都莫有聽見，忽的將他腦殼抱住，更是急得要死，連忙用手掩着自己的臉說道，我還有話說，莫忙來，在老南瓜嘻開大口，把舌頭一伸笑道，王背時鬼，那有許多話呀，王洪順聽她說話聲音，甕聲甕氣，又見她鼻涕又黃又黑，暗想此人肺病，恐怕已到四期，倘若得了傳染，那還了得，正自思慮，老南瓜臉已湊近，王洪順趕急用手去攔，十根指拇早在老南瓜臉上一劃，登時挖現十條痕路，自己指甲內的雪花，幾乎裝滿，老南瓜大怒道，接吻你都不敢試驗，還要試驗愛情嗎，你不接吻也罷，趕緊把你報館鋪門，並且登各報申明，說着把眼睛一鼓，便勁在王洪順膝上一坐，二郎腿一蹺，恨聲說道，眞是不懂愛情，辜負人的美意，你稱四兩棉花去訪一下，

（未完）